



專文

力最深的一部書應屬《現代散文類型論》。她將散文分成主要類型與特殊結構兩大類型；主要類型是依內容功能的特質而形成的，包括有情趣小品（人情、物趣小品）、哲理小品（直接式說理、抒情式說理、敘事式說理）、雜文（社會批評、人生雜談）；特殊結構類型則因作者的創作企圖不同，便會產生不同的類型，包括日記、書信、序跋、遊記、傳知散文、報導文學、傳記文學七類。這種包羅萬象的分類法雖富有新意，但鄭教授並沒有深入說明分類的依據，只是增加一種分類的說法而已，台灣學者的分類仍然分歧，觀點各異。倒是該書第四章結論所提現代散文的整合趨勢有三點值得參考：（一）副文類的整合。即把前所舉之主要類型和特殊類型兩組副文類交融，像情趣和物趣並呈，甚至情趣和哲理兼而有之。（二）中間文類的誕生。以散文為母體，吸收詩、小說、寓言等其他文類的特色，即詩與散文結合的「詩化散文」，小說與散文結合的「小說體散文」，寓言與散文結合的「寓言體散文」，統統又稱「變體散文」。鄭教授在她最近出版的《現代散文》一書特闢專章，也稱為「現代散文的出位」。（三）科際整合的潛力。由於二十世紀知識爆炸，各種社會現象有賴於其他社會科學的支持與研究，關係最密切的是政治學、經濟學、社會學及法律學等。至於在散文的範疇中，也有這種整合的趨向。鄭教授這三種見解極具先見之明，正是今天現代散文發展的最新趨勢，令人佩服，值得特別借鏡。

至於楊昌年先生則著有《現代散文新風貌》（東大）、《有一種沁涼——青年散文精選析評》（幼獅）兩部書，後一種是前一種理論分類的學生習作的結集，故只討論民國八十七年三月修訂版的《現代散文新風貌》。此書原本在七十七年出版時，將現代散文歸納為詩化、意識流、寓言體、揉合式、連綴體、新釀式、靜觀體、手記式、小說體、譯述、論評等十一種新風貌，修訂版多出超現實散文，增為十二種。至於為何如此劃分的理論根據付之闕如，勉強可分四方面說明：

（一）這十二種新風貌中，楊昌年教授也認同鄭明娉「散文的出位」說法，分出詩化散文、小說體散文、寓言體散文。

（二）依文學技巧或風格分為揉合式、連綴體、新釀式、靜觀體、手記式等體散文，沒有分類的標準，容易混淆，值得斟酌。

（三）把通行的小說類型——意識流、超現實，拿來當作散文類型是否允當？

（四）至於譯述、論評散文兩類似都應歸于論文論述，而不是散文類型。

以上簡略歸納也可說明建立散文理論之不易，更證明楊昌年教授堅持之可貴。但是，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，仍有待有心人。有心的鄭明娉教授在〈台灣現代散文現象觀測〉一文中，認為意識形態的多元呈現，可依其主題分為（一）山林／鄉土散文（二）生態環保散文（三）政治散文（四）私散文等四種類型。而八十六年出版的空大教材《現代文學·現代散文》的年輕編者張堂錡，大致認同鄭教授的理念，在「第七章現代散文的新趨向」中，提出不同文體交融的新嘗試——詩化散文、小說體、寓言體散文說法；以及多元題材開發的新風貌，計共環保、山林、都市、旅遊、運動、女性、佛理、族群等八類。並歸納一內一外的原因是：文體交融屬於文學內部藝術規律發展的必然性；而多元題材的新開發，則基於作家本身的自覺和社會環境的變遷。可見社會的脈動的衝擊非常強烈，像陳幸蕙在編選九歌版《七十五年散文選》就已談到散文「似也超過了小說與詩，有其豐沛的生機性和繼續開拓發展的前瞻性」；簡嫚在《八十一年散文選》的編選後記說：「多元化、全方位開展的社會，提供了類型建立的可能性，……舉凡考古、少數民族、自然生態、民俗文化、珍奇動物等，除了部分作者朝報導文學致力外，大多數作品均屬優秀的散文範圍」。甚至知名的詩人編輯痲弦，也是成大的駐校作家，在為年輕詩人羅任玲《光之留顏》（麥田）散文集作序談到：

這一代的散文家所進行的試驗，還不僅在語言，連內容、結構、題材也與其他文類進行大幅度的融合：與詩結合，成為散文詩或詩意的散文；與小說融合，成為故事性的散文；與批評融合，成為時論方塊（雜文）或文化評論；與知識融合，成為科學小品；與新聞融合，成為報導文學。這種大融合的現象，使散文與其